

爱情

人间有情小说系列

外国篇

柳鸣九 主编

Renjian Youqing



爱情

外国篇

柳鸣九 主编

人间有情
小说系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外国篇) 柳鸣九 编

责任编辑 徐海燕 江奇勇 装帧设计: 陆震伟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283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发行: 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
插页: 2
字数: 266,000
版次: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300
标准书号: ISBN 7-5396-0584-7/I·516
定价: 5.2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柳鸣九

今年秋天，安徽文艺出版社带到北京来一个颇有特色的组稿计划，就人性六情编辑出版三个系列的中外文学作品。带这个计划来的江奇勇同志是我所熟悉的，几年前，他曾为中国的出版事业做了一件好事，编辑出版了傅雷先生的译文集共十五卷，后来，我就没有听说过他，原来，他到高等学院去读学位去了，这次重返出版界，又不甘为当前文学出版的维谷所困，构思了这样一个编辑出版角度，其一番苦心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个角度的确颇有新意，即使是对一块大旦糕，以新刀法一切，也可以切出一个新形状、一番新意味，何况一个书系？我相信读者一定会感兴趣的。这就是当时我听说这个计划后的想法。

在电话中，他邀约我来主编外国文学部分，并提到了我原本甚为读者所知的《外国短篇爱情小说选评》。对他的邀约，我当时并未认真考虑，而其原因却正好是那本“起家的”选评，自己本一学究，析爱说情原非本行，但“情爱”偏偏在我的工作中颇有喧宾夺主之势，正是我不由自主、非出于“主体意识”的结果；

那是早在1981年,《文汇月刊》的主编梅朵老催我向他的刊物供稿,我因为忙于多卷本文学史的写作,一直无暇顾及,为了答谢长期赠阅刊物之谊,我译了一个短篇小说并配上一篇评论权作偿还文债,之所以选的是一篇爱情小说,仅仅因为它的篇幅正适于《文汇》刊用。我本来以为,这两篇东西可以使我摆脱欠账的境地,但它们发表后,有一个电台在文艺欣赏节目中广播过两次,编辑部也收到过一些热心读者的来信,于是,梅朵同志又师出有名了,他要我在《文汇月刊》开辟一个爱情小说选评的专栏,基本上每月一作品一评。老梅朵(文化界的朋友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催稿的韧性是很有名的,频繁的信函不在话下,还有专程拜访与加急电报,对此,谁最后还能抗拒?于是我就粉墨登场,在“本职工作”的空隙中,开始搞点“谈情说爱”的副业。选评在《文汇月刊》上连续发表以后,有两家出版社都愿意汇集成书,我想,其原因不外是关心爱情问题的人实在是很多的。《外国短篇爱情小说选评》成书出版后,连续再版了两次,印数竟达二十多万册,后来,又应出版社的要求,增补扩大为鉴赏辞典之类的东西。从最初起,读者对此书的热情反应就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正如读者对我稍前出版的《萨特研究》的强烈反应曾经使我深感惊奇一样。没想到种瓜得豆,这两项副业都盖过了我主要精力所从事的文学史研究,我由此意识到,在读者中,情爱与萨特之于我,似乎颇像烧鸡之于符离集,性心理学之于潘光旦先生。

正是这种“非主体意识”的结果,使我开始并未考虑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建议,及至江奇勇和徐海燕同志前来面谈,得知他们在文学出版方面颇有一番抱负与计划,其中既有普及的项目,也有提高的项目,本书系就是计划中开头的一项。在目前书市一片萧条、各出版社纷纷为生计而压缩纯文学出版的局面

下，安徽文艺出版社有此热情，实在令我感动，如果有志于为中国的文化积累做点事，为什么不与这样的出版社、出版家携手合作？我欣然从命了，好在文学史的任务已告一段落，不妨来一次“种豆得豆”，何况，情爱在人间是不嫌多的，从旁多洒一点爱，添增些微柔和的色彩，也是一件值得为的好事。

这就是我的缘起。

按照这一书系既定的设想，六情之中，除友情与亲情外，其他四种都是男女爱情，而在这四种爱中，有两种是按施爱者主体的性别来分类的，即男性之爱与女性之爱，另一种是按时间来分类的，即绵绵的旧情，于是，剩下的这一本，就必然是与旧情相对的现时之情了。

从叙述学的角度来说，从作家所从事的叙述艺术来说，任何作品中被叙述的故事都是已经完成的，但是，作品中被叙述的故事，对于主人公来说，却有完成与未完成的区别，我们眼前以现时之情为题的这本，所要编选的作品就是写：仍在搬演与进行之中的情事的。对于这一类作品来说，其表征特点与杰出标志显然不在于写了进行之中的爱情，而在于要写出正在进行的爱情故事中最精彩、最动人的片断，要写出最能体现爱情之美好、最具有叙述之韵味的情事与态势。本着这样的理解来进行编选，当然首先要考虑文学史上的名家手笔，这可能会与过去同类的选本有所重复，我力求把重复减少到最低程度，少于三分之一。即使稍有重复，但名家手笔犹如珠玉，既可装饰头冠，又可配于衣袍，不同的用途、不同的安排、不同的配置、不同的“关系”，将使同一珠玉各异其趣，而在各种不同的情境背景中，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欣赏与体味那些珍品，不正是文学阅读的真谛？

读者首先看到的乔治·桑的《魔沼》，是典型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小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在同艰苦、共同克服困难、互相加深了解的过程中滋生的，特别是在那寒气袭人的森林里，小牧羊女以她的温情光华灿烂地展示出了她道德上与精神上的美，打开了热尔曼的眼睛，燃起了他的爱情。但他们之间毕竟还有年龄与经济地位的差距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隔阂，小说的成功就在于写出了他们消除差距与隔阂的动人的旅程，他们最后精神上与感情上的融合为一是很美的，其美的力量正来自一种理想的淳朴的爱情。

莫泊桑的《郊游》则是典型的自然主义的爱情小说。自然主义把人的自然之欲带进了爱情描写的领域，这篇小说就有浓烈的此种气味。虽然它在“灵”与“肉”中明显地倾向后者，但不可否认它确是表现了人类两性之爱的一种普遍而重要的形态，而且也让人看到，“欲”未尝不可带出“情”。小说的最后充满了余音，预示着一种事态，给人以想象的余地，塞纳河的水流不会断，只要人在，欲与情都会寻找自己活动的天地的。

欧·亨利的《爱的牺牲》是写爱情的名篇，我们很难绕过它、把它拒之于本书之外，它之所以能成为名篇，就在于出色而动人地写出了爱情最美好的性质，即“当你爱着的时候，没有什么牺牲是不能忍受的”。这篇故事写得诙谐而充满温情，因而也就特别亲切感人，最后的结尾既是两个主人公爱情达到了新的境界的标志，洋溢着温馨的情趣，又是作者用来赞颂美好无私爱情的哲理，带有一种理想的光辉。

《卡尔与安娜》不仅描写了战争期间的家庭悲剧、夫妻的悲欢离合，而且刻划了特殊条件下人物爱情心理的深刻变化。卡尔以安娜的丈夫的名义，很快占有了安娜，但这种顶替他人

角色的爱情毕竟是一种自我异化的爱情，两个情人都有自我复归的需要，要代之以自己的爱情与自己的情态。小说正是致力于表现这一细致微妙的心理过程，表现两个情人自己的爱苗如何掀掉覆盖着他们的旧衣装而茁壮成长，达到了任何变故、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他们分开的境界。

《相册的一页》与《伊豆的舞女》，都是写青年人初恋的文学佳品，在这两篇小说里，都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而只有像水一样清淡的日常生活图景，但其中青年人纯洁真挚的情愫却异常感人，这种初恋之情看起来幼稚而不成形，其力量可谓大矣，它足以在生活中造成再天真不过的场面，也足以使人改变整个的心境，充满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前者如那个青年小画家竟声称自己拾起了掉在地上的一个鸡蛋，后者如那个日本学生返校时的感受，两者都嘎然而止，留下了不尽的韵味。

《影与岸》与《某种微笑》，都具有一种含混的意味与袅袅的余音，前一篇是一对男女在很不平常的情况下相逢相识的故事，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她要克服自己不幸时刻的恶劣心情，才能把眼睛落在眼前这个男人身上，而这个男人则要越过人际关系中的间隔与樊篱才能达到结识的目的。小说最后的约会实际上只是事情的开端，前景是可想而知但又不完全明确的，其含混的意味由此而来。在《某种微笑》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颇具曲折有致的情趣，初看起来，似乎不会发生，但它发生了，发生之后却又并不顺利，有了反复与变化，而在这之后，又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看来又将“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形成了蜿蜒流淌之势，带来容人想象的空间。

《长别离》是当代西方爱情文学中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被搬上银幕后早已风靡全球，女主人公的忠实、深情、坚毅的

努力、近乎发狂的呼唤，都无济于事，都不能唤起自己丈夫因战争伤害而失去的记忆，她活生生忍受着面对面却又长别离的状态的折磨，作品出色地表现了她种种徒劳的努力与撕肝裂肺的痛苦，具有一种感人至深、足以催人泪下的力量，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还在进行之中，女主人公仍寄希望于未来，在未来的地平线上似乎还存在着茫茫一线曙光。

以上这些作品，虽然分属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其中爱情的性质也各不相同，但都是发展中的爱情，行进中的爱情，存活着的爱情，尚未终结的爱情，这种爱情显示出了它的顽强、韧性、风度、情趣与生命力，而在我们看来，文学中这种爱情图景正昭示着这样一个真理常情：在人间，爱情永远是现在进行式。

1990年12月

目 录

前言	柳鸣九
魔沼	
	〔法国〕乔治·桑 1
郊游	
	〔法国〕莫泊桑 74
爱的牺牲	
	〔美国〕欧·亨利 88
卡尔与安娜	
	〔德国〕弗兰克 96
相册的一页	
	〔英国〕曼斯菲尔德 160
伊豆的舞女	
	〔日本〕川端康成 166
影与岸	
	〔法国〕罗布莱斯 191
长别离	
	〔法国〕杜拉斯 212
某种微笑	
	〔法国〕萨 冈 270

魔 沼

〔法国〕乔治·桑

一 作者致读者

你汗流满面，
仅换来一生清贫。
你长年劳累，日渐衰弱，
如今，死神已把你召唤。

上面这首用古法文写成的四行诗，意境纯朴，于稚拙中蕴含着深深的哀伤。诗是题写在贺尔拜因的一幅版画下面的。画面上，一个农夫正在扶犁耕田，广袤的原野一望无际，远处是几所破败的茅屋。太阳已经落在小山后面，一天的辛勤劳作结束了。农夫已经上了年纪，疲惫困顿，衣衫褴褛。拉犁的四匹马瘦骨嶙峋，也已筋疲力尽。铧刀深深插入多石而坚硬的土地里。整个画面是一派“流血流汗，心力交瘁”的景象，唯有一个人物神态活跃，步履轻捷。他沿着犁沟向前奔跑，手持马鞭抽打着身边那几匹惊骇的马儿，仿佛是老农犁田的帮手。但这是个想象中的人物，一具骷髅。他就是画家笔下的死神。贺尔拜因还曾创作过一套既阴沉又含讽喻的组画，以哲学和宗教为题材，题名《死神的幻影》。在组画中，画家也刻划了这个具

有象征意义的幽灵。

在贺尔拜因的这本画集中，或勿宁说在这幅内容广博的构图中，死神几乎无所不在，它是贯穿全画并占有支配地位的形象。贺尔拜因在画集中描绘了君主、高级神职人员、爱侣、赌棍、醉汉、修女、娼妓、盗贼、穷人、战士、僧侣、犹太人、旅者等当时和现代的芸芸众生，而死神的幽灵总是无所不在，或嘲讽讥刺，或威胁恫吓，永远是胜者。但也有一处例外，在描绘可怜的拉撒路^①的那幅画上，死神就不曾出现。一贫如洗的拉撒路躺在富豪门外的粪堆上，宣称自己并不惧怕死亡。这无疑是因为死后他也将一无所失，而活着也无异提前死去。

禁欲苦行这种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而又半带异教色彩的基督教精神，果真能够给人以慰藉吗？虔诚的心灵也能从中得到安慰吗？野心家、骗子手、暴君、浪荡公子等不同凡响的罪人惯于巧取豪夺，恣意享受，而死神的幽灵会令他们担忧命在旦夕，这种人当然会为此受到惩罚。但是盲人、乞丐、疯子、贫困的农夫呢？他们一辈子受苦受难，难道他们只要想到死后不会比生前苦难更深就能得到解脱吗？不！画家的作品浸透的是一种无限的哀思和可怕的宿命思想，他似乎是在诅咒，在满怀辛酸地诅咒人类的命运。

这是贺尔拜因对自己心目中的社会所作的真实写照和沉痛讽喻。罪恶和苦难深深打动了。但是我们是另一个世纪的文艺家，我们将描绘什么呢？难道我们也要让当今的人们在死的意念中寻求补偿吗？难道我们也要将死神描绘为对不义的报应和对苦难的解脱吗？

不，我们不再理会死亡，而要描绘生活。我们不再相信墓

^① 拉撒路是一个病倒在财主门前的乞丐，死后由天使带入天堂。典出《圣经》。

外的虚无飘渺，也不相信勉强遁世就能赎得永生。我们希望生活美好，因此我们希望生活丰富多采。拉撒路们应当离开他们的粪堆，穷人不必为富人死亡而高兴。人人都应享有美好的生活，如此，少数人的幸福就不会源于罪恶，也不会受到上帝的诅咒。农夫播种小麦时，应当明白他是在为生的事业而辛勤操劳，他不应当为死神近身而感到欣慰。总之，死亡既不应构成对富饶昌盛的惩戒，也不应成为对艰辛操劳的解脱。上帝创造死神，既无意让它惩戒，也不曾赐它以解脱生命的职能。因为上帝既曾为生命祝福，就不能允许某些人不让他人享有幸福，反将他们驱入坟墓，以寻求藏身的去处。

某些当代的文艺家也曾认真观察周围的事物，并致力于描绘痛苦、贫困所带来的沉沦和拉撒路的粪堆。这些都可以成为艺术和哲学的范畴。但是他们把苦难描绘得如此丑恶、卑劣，有时甚至将之刻画为使道德沦丧的罪恶渊薮，他们这样做难道还能实现自己的初衷吗？作品的效果是否如他们所企盼的那般确有裨益呢？我无意不揣冒昧妄加断言。他们可能会解释说，揭示这类富足是脆弱而不可靠的，身后隐藏着万丈深渊，会使为富不仁者心生畏惧，有如当初借助《死神舞》揭示天崩地裂，死神恶魔的双臂随时可以攫住富人一般。今天的作品向富人呈现的是匪徒撬门，刺客惊梦的危险。我们承认，我们确实难以理解，富人原本蔑视大众，这类作品又将穷人刻画为令他生畏的逃犯和夜间行窃的盗贼，这又如何能唤起他的良知，令他关注穷人的苦难并与大众和解呢？贺尔拜因及其先驱笔下的死神，均如群魔乱舞，但他们终究未能使坏人改邪归正，也未能给受难者以慰藉。在这方面，我们时代的上述文学作品，其效果难道不是多少也在步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的后尘吗？

贺尔拜因笔下的酒徒为了排遣死神的缠绕，一个个狂喝暴

饮，他们虽不曾眼见死神，为他们斟酒的司酒官却正是死神。今天那些为富不仁者从艺术作品中看到的是平民在暗中策划，等待时机，冲向社会，闹事暴动。而为了防范平民的暴动，他们纷纷修筑堡垒，购置枪炮。中世纪的教会见权贵的地主贪生怕死，曾向他们发售免罪符。今天的政府则向富人大量聚敛钱财以维持警察和狱卒，购置刀枪等兵器并兴办监狱以平息他们的忧虑。

阿尔贝特·丢勒^①、米开朗琪罗^②、贺尔拜因·卡洛^③和戈雅^④都曾激烈讽刺他们的时代和国家的弊端。他们的作品是不朽的历史文献，都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艺术家有权向我们揭示社会的疮疤，我们也无意否认他们享有这种权利。但是今天，难道除了描绘和刻画恐怖与威吓以外，他们就别无他求了吗？文艺家发挥天才和想象力创作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揭露了充斥于不公正的社会中的种种神秘现象。这类作品描绘歹徒恶贯满盈，他们的生涯往往充满戏剧冲突，但我们偏爱的却是温柔驯顺的人物。因为只有善良的人们才有能力感化他人。歹徒是只会令人生畏的，而心生畏惧不仅不能克服自私心理，反会令其变本加厉。

我们以为艺术的使命是感情和爱的使命。今天的小说应当取代古代质朴的寓言和神话。艺术家的使命不应限于劝诱审慎与妥协和解，以缓解作品所产生的恐怖效果，他们的使命应当更为宽广，更加富有诗意。创作的目的在于令读者喜爱作者关怀的事物。必要时，作者还可以对这些事物略加美化，若果如此，我是不会苛求责备的。艺术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研究，

① 丢勒(1471—1528)，德国画家，雕塑家。

②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塑家。

③ 卡洛(1592—1632)，法国画家。

④ 戈雅(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

而是对理想真实的追求。试把《误入迷途的农民》^①和《危险的关系》^②这两本书与《威克菲牧师传》^③作一比较,后者对于读者来说应是一部更有裨益,更为健康的作品。

读者,请原谅我写下这些想法,请把我的想法视为序言吧。我要讲述的是一篇小故事,不会为它另写序言了。我的故事过于短小简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先行阐述自己对恐怖故事的看法,还望读者见谅。

我是为了一个农夫才身不由己,写下了这些题外的话。我有意并即将开始讲述的正是一个农夫的故事。

二 耕 耘

我刚看到一幅贺尔拜因的版画。他笔下的农夫令我久久凝视,深感忧伤。于是我来到田间漫步,苦苦思索乡间生活和农夫的命运。农夫要消耗体力,折损元气和寿数,才能掘开怪吝无情的地面,从肥沃的地下发掘种种宝藏。而如此辛苦耕作一天以后,换来的却只是一块最粗最黑的面包,农夫的心情当然是阴郁沮丧的。地上的财富:收获的庄稼果实也好,靠丰足的饲草喂肥的牲畜也好,一概都属少数人所有。对于大多数农夫来说,这些不过是压榨和奴役他们的工具。而一般有闲人也并不喜爱田野、草场、健壮的牲口和大自然的景色本身,他们需要的只是能供花销的金币,是用这一切换来的钱财。他们来到乡间小憩,不过是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将息身体。然后就回到大城市中去尽情挥霍农夫辛勤劳作所赢得的果实。

① 法国作家雷斯蒂夫·德·拉夫勒东(1734—1806)的小说。

② 法国作家拉克洛(1741—1803)的作品。

③ 英国作家哥尔斯密(1728—1774)的作品。

另一方面，庄稼人过于劳累，心情阴郁，他们为将来担惊受怕，当然也不会有兴致去欣赏野外的景物和乡间的美好生活。在他们眼里，金色的田野，美丽的牧场，健壮的牲畜，也都意味着装满金币的钱袋。他们只能分得极为菲薄的份额，远不足以维持温饱。但是为了满足主人，换取在其领地上省吃俭用地苟活的权利，他们不得不年复一年，辛苦操劳，不断地把金币填进那该诅咒的钱袋。

可是，大自然却永远是生机勃勃、美丽富饶的。对凡能在自己怀抱中自由生长的生灵和植被，她都赋予诗情画意。她拥有幸福的奥秘，任何人无从剥夺。那些掌握了耕田的技艺，能用双手操劳，并能凭借智慧的力量赢得安逸和自由的人们，定会成为天下最为幸福的人。这是因为他们会有闲暇，能够同时用心灵和头脑去享受生活。他们会理解自己的劳动，也会热爱造物主的创造。艺术家通过观赏和再现美好的大自然是能够达到这种心旷神怡的境界的。但是只要看到大自然这个人间天堂中尚有无数生灵涂炭，仁慈正直的艺术家就会感到内疚，愧悔不该有此雅兴。上苍赐人以赏心悦目的景色，当人们能够在这种环境中手脑并用，让意志、心灵和双手协调配合时，上帝的慷慨赐与和凡人的欢乐就会和谐协调，达到神圣的境界，而这种境界也许就是幸福！到那个时候，寓意画家们就会舍弃可怜而又可怕的死神，那个手执马鞭的犁沟中奔跑的幽灵，改为刻画神采飞扬的天使，降福人间，将成把的麦种洒向蒸腾着雾气的犁沟。

农夫应当享有甜蜜自由、富有诗意、勤劳简朴的生活，这种憧憬应当不难实现，而不应被斥为幻想。维吉尔^①曾悄声悲

^① 维吉尔(公元前70—19)，古罗马著名诗人。

叹：啊农夫，若是你能意识到自己的幸运，你该会多么幸福！维吉尔表达的是惋惜之情。而通常表示惋惜就意味着预作论断。总有一天农夫和艺术家将会一身而兼二任，如果不是为了描绘美（届时这将无足轻重），至少也能感知美。难道人们还不相信，农夫身上业已具有对诗意的神秘直感，只是还处于本能反应和朦胧向往的状态而已。就是在极度劳累、生活艰难的农夫身上，心灵也并没有被扼杀，至于那些日子稍稍好过些的农夫，他们的头脑和智慧已得到发展，眼下这些人对于完美的幸福都有了初步的感受并能略加欣赏了。况且，诗人既已从痛苦和劳累的深渊中发出了呐喊，何以还会有人断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互不相容的呢？这种互不相容的现象只是长期过度劳累和生活困苦所造成的。但也不能认为一旦人们都能适度从事有益劳动，世上就会只剩下平庸的劳动者和诗人了。凡能从诗意中感受到崇高的快感者便是诗人，哪怕他生平从未写下过一句诗行！

我的思路顺势而下，并不曾意识到，是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影响。我相信人是可以教育的，并且对此信心倍增。我沿着田边漫步，田里有农夫在耕作，准备来年播种。眼前的景色开阔，一如贺尔拜因的版画。远处，郁郁葱葱的层林已染上一抹暗红，预示着金秋即将来临。雨后初霁，深棕色的田野上，小沟里还蓄着雨水，在阳光下闪耀着缕缕银光。天气暖融融的，新犁的地面蒸腾起薄薄的雾气。有一个老农在地头犁田。他的肩背宽阔，神色严峻，令人想起贺尔拜因的版画，但他的服装毫不寒伧。他使的旧式犁由两头毛色浅黄的牛拉着。这种牛是古老草原的真正主人，长得高大而不够健壮，长长的牛角向下弯曲。一对牛若长期结伴干活，象我们乡下说的，就会变成兄弟。若有一头死了，剩下的也会伤心跟去而决不同新来的一起犁